

新天地

里弄房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?这种建筑类型的美妙之处在于,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发展环境下,它让人们看到能如何实现多元化的丰富街道生活。

最近数年里,400栋建筑和11个地区被确认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,其中包括了前法租界奢华的别墅。殖民时期精英们的这些豪宅无一例外地都躲在高墙之后,但现在,人们可以透过栏杆看到内部优美的风景。

建筑遗产可以推动旅游业来创收,政府不会忘记这一点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新天地的改造开发。

这次改造由波士顿的伍德萨帕塔建筑设计事务所担纲设计。项目由两个城市街区构成,东至黄陂南路,西临马当路,北沿太仓路,南接自忠路。该项目是太平桥地区改造项目的一部分,整体项目包括豪华酒店、办公楼,以及大量住宅设施。这个地方此前曾是19世纪的法租界的一部分,拥有一些漂亮的里弄房,其中包括石库门。自2001年开业以来,新天地已经成为上海市人气很旺的购物和娱乐中心。建筑师们对传统的建筑材料大量加以再利用,并且聪明地设计了步行区域,从而成功地营造了一定的氛围,让人联想到上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黄金时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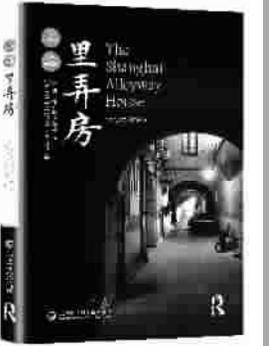
新天地受到游客的热捧,原因在于到这里的两类人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建筑。外国人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中国,中国人则认为他们看到的完全是异国风情。这两种误解推高了新天地的人气。

从展现旧上海的风情来看,这个项目无可置疑是成功的,唯一的遗憾是,它正是彼得·G·罗韦说的“所谓的本地特色”。由于对上海历史的诠释过于注重怀旧,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历史,所以这个项目不仅仅颇具吸引力,而且

上海里弄房的未来

◆ [爱尔兰] 格雷戈里·布拉肯

上海里弄房是中国传统庭院住宅和西方排屋的混合体,是上海独有的房屋类型。它的历史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。《上海里弄房》一书就是海外学者的研究。选取片断,看看外国人眼中里弄房的今天与未来。



会让人产生梦幻感。

新天地已经成为一种陈列橱窗。对相对简陋的住房类型加以美化装饰后,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销售中的全球奢侈品牌。所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都被漂亮地包装进上海标志性的高雅。我们在这看到的怀旧情绪只不过是过去抹掉,对每一粒尘垢加以清除,将城市历史擦洗干净,以新的版本来吸引全球的精英。他们可以在这里坐着啜饮咖啡,安静地欣赏上海这座城市的美丽。

新天地偶尔去一次会感觉开心,甚至还会沉迷其中,但我们必须始终警惕怀旧情绪的危险。我们必须意识到,这类有选择性的视角会让我们看不见一个事实,即重建这些地方可能带来副作用。

人们称里弄房是他们的家。城市并不仅仅是街道和建筑,它们是人和人的交互网络。上海里弄房生活方式的改变,并不仅仅是因为全球资本的入侵迫使建筑的用途发生了变化,更多的是源于中国社会

所发生的改变。不管建筑表面看来如何的炫目,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建筑,而是它们带来的生活方式,是人类与所处环境发展出来的共生关系。当今的上海,没有了庞大的家庭,没有了大家庭所带来的社会传统和生活,里弄房的未来会怎样?保留这些里弄房,以便国际化的咖啡连锁店可以有漂亮的店面,这似乎没有太大意义。

新天地虽然是城市复兴的一个迷人组成,也是成功的项目,但它保留的仅仅只是一个外壳。曾经让这些地方充满生机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,可能永不复返。也许西式的公寓楼生活对于中国小家庭而言更为合适,面对空荡荡的弄堂,里弄房似乎缺失了意义,只能是作为对新中国变化速度的反衬。

田子坊

除了像新天地一样进行较小的干预之外,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对里弄房进行更大规模的再利用?

最近数年里,在上海前法租界的最南边出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新开发项目,名叫“田子坊”,当地人称之为“老天地”,以对应于附近的“新天地”。

这个项目北接建国中路,位于思南路和瑞金二路之间。泰康路艺术中心似乎是这个自发的城市复兴项目的催化剂。这里的众多建筑此前被作为仓库和工厂,现在被作为众多有趣、有创意商品的工作室,其中包括众多画廊、精品店和酒吧。它们的影响力似乎蔓延到了周边的里弄。

田子坊似乎保留了一份真实性。泰康路两侧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矮层建筑,这些建筑朝向绿树成荫的大道。众多内部相通的里弄和此前的一些工业建筑将这条街道包围起来。田子坊内的画廊风格各异,内容和质量也各有不同,里面还有大量的店铺和咖啡馆,但没有哪家大型的国际连锁店在这里成功地站稳脚跟。来这里的西方人相比新天地而言也要少很多,到访这里的西方人似乎都是学生,而非公司外派人员,后者更喜欢新天地那些价格更为高昂的商店。

田子坊弄堂宽窄不一,地势时高时低,走向毫无章法,人在里面兜兜转转容易找不到来时路。在新天地里,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,因为里面的道路采用的是简单的十字路口。

是否这里可以作为意义更普遍的海滨城市复兴的起点?只能说但愿如此。与新天地不同,田子坊更多是自发的,是从基层往上发展的。最初是一些艺术家因为租金便宜而选择了这块地方。一些弄堂里仍然有人在居住,有些居民甚至依然遵循

悠久的传统,将自己空余的房子租赁给学生居住。这里有本地人在生活,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平价的住宿。

本书的言辞听起来似乎是对新天地的批评,但我的本意不是如此。新天地可能并不完美,但我认为,如果没有新天地,可能也就没有田子坊。是的,田子坊里有画廊和书店,但如果没有附近的新天地这个榜样,它们是否就能够结合在一起,变成一种得到承认的都市化内容?新天地可能是一种催化剂,让人们看到了里弄房的发展潜力。里弄房曾经被人们视为肮脏且破旧的地方,会让人们联想起那个希望忘却的时代。突然之间,它们变成了一种有趣的、颇具吸引力的、重要的,甚至是光芒四射的怀旧场所。

这种催化效应似乎在继续扩散。30余年前就开始在上海执业的约翰·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,正在对建里这块前法租界剩下的最大一块里弄房进行再开发。该项目包括51栋房子和62家酒店式公寓,所瞄准的是高端奢侈市场。很显然,市场上对这类住宅有需求,这对于里弄房的未来发展而言是一个好兆头。

曾面临消失危险的这种生活,现在正在慢慢地退回自己小小的领地,重焕生机。上海人可以从田子坊汲取经验教训,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。我希望,等到未来,当游客来到这座城市时,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他们。

摘自《上海里弄房》,[爱尔兰]格雷戈里·布拉肯著,孙娟、粟志敏、吴咏蓓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

将军是怎样炼成的

吴东峰



陈锡联上将:“我可以说是忠臣,但不是孝子啊!”

陈锡联将军言,参军前,其母知之当兵愿望,每晚睡时,必握其手。将军年幼,只知当兵可减轻家庭负担,而不知慈母思子之痛也。参军后,李先念曾派人至将军家看望其母,问路于一衣衫褴褛的要饭妇人:“陈锡联的家在哪儿?”妇人惶惶,追问之,方道实情:“我就是陈锡联的娘啊!”多年后,将军率部路过家乡,与母见一面。将军指屋中物,曰:“我这里有,都可拿回去。”陈母对曰:“见到我,我什么都不要了。”将军向余言及此事,老泪纵横,曰:“我可以说是忠臣,但不是孝子啊!”

陈锡联上将:次子空难殉职,将军好言慰所在部队领导

陈锡联将军次子,空军某部飞行员。1982年4月,在执行任务中遇难桂林,时年32岁。事后,所在部队领导见将军,神情惶惶。将军则慰藉曰:“你们不要太难过,战争年代有牺牲,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的。家里的工作我来做,你们放心。”闻者无不感动万分。

贺炳炎上将:家贫如洗,年幼丧母,九岁外出谋生

贺炳炎将军,湖北松滋胡家台子人,小名玄姪,乳名明言,学名从炎。后改名炳炎,取“大火冲天”之意。贺炳炎将军家贫如洗,年幼丧母,9岁即外出谋生,曾放牛、挖煤、打铁。练就一身蛮力,尝与儿童游戏,最喜“好汉闯衙门”。数人拉手手排如墙,一人闯之。且闯且歌云:天上起乌云,地下闯衙门,不怕围墙高,骑大马,持长刀,哗啦一下冲开了!

秦基伟上将:十岁后父母双亡,地地道道孤儿

秦基伟将军,湖北红安秦罗庄人,父亲秦辉显,母亲周氏,家有八亩水田、十来亩坡地,温饱有余。1925年瘟疫流行,十岁父母先后病故,地地道道的孤儿。将军年幼顽皮,捣蛋,好斗亦好胜。玩“占山为王”游戏,或仿三国刘关张结义,自封“关云长”;或仿水浒一百单八将,自封“大刀关胜”。秦基伟将军言,幼年曾患哮喘,遍求当地名医仍不治。某日,一江湖郎中牵骆驼从门前走过,母亲求之。江湖郎中取六包药,红色粉状,嘱以尿硷焙干和之,灌入鸭蛋,封口,烧熟,食之。将军连食六日,即痊愈。

16.我的“娘娘”

1941年我母亲生下第六胎,是个女孩,但不几天就得了“锁口惊”(一种小儿抽风症)死了。没几天,父亲从外面抱了一女婴来家,对母亲说,“毛囡(这是我母亲的小名),这是一家有钱人家小老婆遗弃的女孩,你帮忙喂几天奶,稍微大点去送给金凤。”

说到这里,必须先提一下金凤。

金凤,我的“娘娘”(姑母),名义上是我母亲的妹妹。原先我母亲真的是有过一个亲妹妹的,外祖父将她许配给老邻居高剑峰。这高剑峰生得一表人才,当时在国民党中央任职。但不料在我母亲妹妹出嫁之前患急症去世。这样这件婚事就作罢。但外祖父非常赏识高剑峰这个未过门的女婿,又通过朋友,为之介绍了同样年龄的女子金凤,并将金凤视为自己的女儿,将原先为自己小女儿置办的嫁妆全部馈赠给金凤,视同己出。而母亲后来也跟金凤成为无话不同的小姐妹。我们晚辈都视金凤为“娘娘”(应该称阿姨,但父亲是招女婿,称呼全颠倒了,以母家为父辈称呼)。高剑峰与金凤婚后,感情很好,却始终没有子嗣,多方求医问药,药石无效。后来得知金凤患妇女不育症。为此,金凤也颇想领养一个小孩,久寻而不得。但条件也挺苛刻,领养的小孩将来不能再见亲生父母,而高家也允诺会视如己出。我父母都非常关心此事。

我父亲有一位朋友,家中颇有财产,但是重男轻女,陆续生了几个女儿后,又诞生一位女儿。他毅然用重金收买妇产科医院医生,来了个调包之计,将女婴换成男婴。而这个女婴,情愿送人。我父亲便从医院中把她抱了回来,其时才第八天。这个女婴,就是后来成为金凤女儿的“飞飞”。

不想,飞飞的到来,正是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。小飞飞长得眉眼俊俏,我母亲正在月子中,也非常喜爱,用自己的奶水来喂养。但没有几天,小女婴的头皮就开始生疮、溃烂,后全身皮肤溃烂、流脓,一诊断,是上海人所说的“痲疥疮”,并迅速地传染给当时比女婴大两岁的姐姐莉莉,接着,传染给我们全家。

蒋家巷的人都知道,王家门出现了“痲疥疮”。

据说,自从女婴抱进我家之后,太平洋战争爆发,父亲经营的国际贸易,其中一批相当数量的印度绸,已经付了全额的资金,无法拿到货。振兴工业社停业,所有的资金都停顿,两个哥哥在家,也相继失学,只得出去做小生意。一家八口的生活来源只靠外祖父的积蓄,眼看要坐吃山空。

这时,外祖父做出一个决定,将母亲、飞飞、姐姐带到老家湖州亭子港居住,上海就只剩下父亲与两个哥哥,寻找机会赚钱度日。到亭子港乡下,生活的柴米油盐没有着落,我母亲就去为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士兵洗衣服。听说洗一大盆衣服,只能买一块蛋糕,母亲将买来的蛋糕给缺少奶水的飞飞吃。我姐姐只得在旁边咽口水。据母亲说,小飞飞特别爱哭,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,还一天到晚哭闹,气得外祖父好几次跺着脚:“把这个死丫头扔到太湖里去,这是个扫把星!”但我母亲心地善良,尽管不是自己亲生,但喂了这几个月奶,也已产生感情,坚决不肯让扔,宁可自己挨饿,也要把小飞飞哺育成人。

飞飞长到18个月时,我父亲跟金凤说,给你抱了个女儿来。但金凤姑妈一看这个“女儿”,浑身上下皮肤溃烂,脏兮兮的,不想要。听我父亲说这个女孩亲生父母已经不知在何处,于是就跟丈夫高剑峰商量,高剑峰起初也不想要,经过金凤反复劝说,这才收下了这个小孩。

其实“痲疥疮”只要用心治疗,是不难痊愈的。他们夫妻多方延请名医,用新药盘尼西林、德国药膏精心治疗,不出两个月,飞飞就变成白白胖胖的小宝宝。被高家视为掌上明珠。后来出落成一个大美女,现在虽已七十多岁,但皮肤特别的好,仍依稀保留了当年风姿。

这段故事,母亲并不常提起,因为金凤希望女儿成为自己的骨肉,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,后来高剑峰去了台湾。为了这段关系,我母亲和我全家也没少吃苦头。此是后话。

消失的蒋家巷

吴琦幸

